



## 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

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，祝勇经常听到旅行者的感叹：故宫太大了，一次是走不完的。

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几十年中，出于文物保护和办公的需要，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始终没有超过一半。那些“未开放区”的神秘感与日俱增，有朋友到故宫，总希望祝勇能带着到未开

放区走走。2015年，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周年时，故宫的开放面积从52%增加到65%。不久前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又宣布，今年故宫全部开放面积将达到76%。

不过，在祝勇眼里，即便有一天故宫完全开放了，但“故宫的神秘角落”也不会完全消失，“因为它不只是空间的，也是时间的，不只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的、情感的”。

在祝勇看来，建筑、文物都可以修复，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，但时间不能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人像祝勇一样，“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，将宫殿深处的‘神秘’一一破解”。

《故宫的神秘角落》一书是一部通过故宫建筑——一些人迹罕至的深宫冷院，尤其是一些一直未开放的“神秘地带”来书写人物

1924年，逊帝溥仪年满十八周岁，他的前任皇帝光绪，在这个年龄实现了亲政，溥仪却在此时被扫地出门了。随着最后一位皇帝离开紫禁城，原本威严的皇家宫殿更名为故宫博物院，对公众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此前的5个世纪里，整个紫禁城对天下百姓来说都是隐秘角落，闲人免进。至今，故宫的英文译名仍是“the Forbidden City”。

祝勇在故宫上班，这让他有了近距离研究故宫的机会。这位故宫资深研究员写过多部揭秘故宫的著作。今年5月，祝勇历时五年完成的《故宫的神秘角落》正式出版，呈现了一个不同视角的故宫。



《故宫的神秘角落》  
祝勇 著  
中信出版社

## 探秘故宫的神秘角落

的”。在祝勇看来，建筑、文物都可以修复，让它们历尽沧桑之后恢复原初的美，但时间不能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人像祝勇一样，“试图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，将宫殿深处的‘神秘’一一破解”。《故宫的神秘角落》一书是一部通过故宫建筑——一些人迹罕至的深宫冷院，尤其是一些一直未开放的“神秘地带”来书写人物

遭遇和历史风雨的书，从取材上，祝勇大多紧盯“历史的死角”。

比如李自成清晨登基武英殿，缘何傍晚点火焚之？康熙谨慎从政，入住昭仁殿，为何仍遭吴三桂叛变？慈宁宫是为孝庄皇后专建的宫殿，为何成了华丽的孤岛？乾隆亲自督造的“理想国”倦勤斋，为何一天也没有入住？胤初两次被废太子，寿安宫何以成为他的人生

拐弯处？我们的历史课本总是只讲大事件，并没有完整地告诉我们事件因果始末。祝勇则带领读者造访武英殿、慈宁花园、昭仁殿、寿安宫、文渊阁、倦勤斋，通过个人化的视角，借助丰富的史料，将在这些神秘角落里发生过，却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，让读者看到他们属于凡人的七情六欲、血肉筋骨。

的内心一下子放松”。看多了紫禁城里上演的王朝兴替、悲欢离合，祝勇愈发相信，看历史不是简单看一堆名字，不是看一堆好人坏人，谁是圣明君主，谁又是叛臣逆子。“不管是看器物，还是看书画和建筑，最终都要落到人身上。”祝勇说，这就要有穿透眼光，拿历史人物当人看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，他会有什么样的情感，能做什么样的选择，选择有什么合理性，然后寻找背后的逻辑，“我觉得找到逻辑比描述过程更重要”。

## 一个“神秘”消失了，更多的“神秘”浮现出来

尽管研究故宫多年，但在祝勇看来，故宫的谜题依然到处都是。在书的封底，祝勇写道：“在我心中，故宫就是生长‘神秘’的地方。一个‘神秘’消失了，就会有更多的‘神秘’浮现出来。”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，写故宫离不开问题意识，研究每个东西都要带着问题研究，避免浮在表面。

前段时间，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热播，纪录片中有个细节是修破损的唐三彩马，这匹马缺了个尾巴，外人看起来很简单，但祝勇说，其实背后有很多

门道，他解释，文物修复师修复的时候，脑子里必须得有整个唐代雕塑，才能找到问题所在。而写故宫的道理同样是这样。祝勇说，表面看他写的是书画或宫殿，但它们处在几百年的历史时空里，他自问：赏析的逻辑性是什么？能否发现隐藏其中的问题？并自我回答，如果发现不了，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，只不过是把看过的史料重说一遍，“别人蒸的馒头，嚼碎了再喂给人家”。

实际上，虽然写作了多本和故宫有关的书籍，但比起曾经在

故宫呼风唤雨的帝王们，祝勇更感兴趣的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，他特别想写明清的市井百姓，引车卖浆之流，“剃头的甚至是杀人的刽子手”。不过，祝勇在准备时发现，关于这些人的史料异常稀少，无法建构出完整的生平轨迹，甚至他们连名字都没有，他只好继续写大人物。写皇帝不缺史料，有专人给他们记《实录》和《起居注》，今天干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发了什么圣旨，批了哪些奏折，特别琐碎。“只写好的不写坏的，皇帝南巡时找了哪个民女，或者哪

天喝高了，哪天打人了，根本没有。”这对想建构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祝勇来说，远远不够，他将视线扩展到容易被忽略的浩瀚史料中，以此找到能够佐证他看法的细节，“有点像侦探在作案现场找蛛丝马迹”。他举例说，康熙平三藩时，心里肯定非常焦虑。但如何断定他焦虑，“我就发现那段时间他不断祈雨。当时北方大旱，赤壁千里，大清帝国面临重重压力。我就查实录，一天一天查，有一天就查到，康熙去天坛祈雨时突然下起暴雨。这是久旱逢甘露，能让他

## 迟子建《雪窗帘》出版—— 书写14个暖心的故事



《雪窗帘》  
迟子建著  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近日，著名女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的最新短篇小说集《雪窗帘》出版，该书用14个暖心的故事，讲述唯美的雪国乡愁，让漂泊的人读后倍感温暖：“雪是冷的，但思念却是热的，家在远方，爱是否仍然留在心房？如果春天真的有飘雪，你可愿以爱相随？”如作家苏童所说：“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，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，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，因此，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。”

《雪窗帘》中的十余篇作品，大多写的是北国雪乡的芸芸众生与自然风土。谈及最新小说集为何用“雪窗帘”这样一个名字，迟子建表示：“记忆中，有一幅窗帘，是由霜雪凝结而成的，这些年来一直掩藏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每到年味渐浓的时候，它就耸动着，浮

现在我眼前。我曾几次提起笔来，想把这幅雪窗帘挂出来，然而它最终还是融化在世俗生活的浊流中了。我以为它就此消失了，谁知这两年它又悄悄地现出形影了。它孤寂地待在我心中的一角，发出明亮而又冰冷的寒光，让我警醒。我这才明白，真正的霜雪如果不用心去暖化它，是送不走的。”

本书的标题性文章《雪窗帘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拷问人性的故事。故事从火车上一位老太太的卧铺票讲起，老太太有卧铺票却不知换票流程，导致自己的铺位眼睁睁让给一位中年男人。作者是以一名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的，在写到中年男人与老太太交流沟通时，我们看到了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。

从开篇《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》中丢失了故乡的旅行中的作家，到《一坛猪油》里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再到《旅人》里窗外异常宁静的那片海，出生于东北的迟子建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看待文学的视角，她在对往昔岁月的缅怀中，打开一扇窗子，让氤氲的微光折射而入，温暖而夺目。

我们注定都是不能回乡的浪

子。离乡，倍思乡。近乡，情更怯。怕迷失在回乡的路上，怕给亲友带来失望和打扰。一如迟子建在小说中所言，“有时候，亲情是一种打扰”。不禁感叹，这就是作者的高超之处。作者已到知天命之年，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，天真而睿智。“向后退，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，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，向内转，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，甚至命运的背后。然后从那儿出发，倾诉并控诉，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。”著名诗评家谢冕这样评价她。

迟子建以长篇斩获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，但她却说，短篇小说有时候会比中长篇更难，“虽然在台上的时间短，但就因为在台上的时间短，才会要求人物在大幕一拉开的时候必须是最佳状态，完全是大开大合的奔放，不像中长篇小说，时代背景人物性格可以由着性子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”。相较散文，迟子建在短篇小说里“节奏”二字把握得更加微妙，诗一般的环境描写，缓慢细致的主人公出现，矛盾激起时像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人的心脏，一张一

弛，在锣鼓点最紧的时刻戛然而止，这大概便是短篇小说的魅力所在。

从《伪满洲国》到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及《白雪乌鸦》这些脍炙人口的长篇，再到《雪窗帘》，有评论认为：迟子建是将“日常性美感”奉为创作观的作家。对此，她表示，“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写起来相对更顺畅，我的性格和气质可能更喜欢青山绿水，喜欢在山水之间徜徉，喜欢我笔下人物的那种超然、豁达、浪漫和坚强。当然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也有它的苍凉，但那是在大自然当中的苍凉，是美的苍凉。而写《白雪乌鸦》对我来说，难度非常大。因为它们完全是两种文本，两种气息。一个在莽莽林海间，可以看见碧水青山；一个在苍凉的冬季，被瘟疫笼罩。我知道进入这种氛围，极其艰难。但作家就是要在‘绝境’中，挖掘人性的光辉。”

(本报综合)